

玩香之风盛行已多年，不说香道有多普及，至少，普罗大众对于沉香，已经略知一二，不再像过去那么陌生了。但是真正的玩家，还是少数。一则沉香的辨别，门槛还是太高；再则，玩香毕竟是奢靡之事，得有闲、有钱，还得有点文化，有闲情雅致。收藏棋楠，古法熏香，玩香席，毕竟小众。

倒还是线香，最为普及，一来价格亲民，二来使用也很方便。

香插作为熏燃线香的工具，因此也五花八门应运而生。各种材质的，各种造型的，其中不乏文雅、有趣、古意的，虽是当代工艺品，也大可玩。

我的三件玉香插，皆来自于杨曦玉雕工作室。我一向认为，在当代玉雕行业中，杨曦无疑是领跑者。他的设计能力和完成度，令人仰视。除此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位在琢玉上有着如此旺盛创作能力的。我收藏的《蛙鸣》和《秋声》两件和田白玉香插，显然是他雕琢大作品之余的兴之所至。特别的料，常常能赋予创作者特别的灵感。《蛙鸣》是一块以青花为主的籽料。所谓青花，就是白玉和墨玉的混杂。白的白，黑的黑，黑白分明，才是好青花。但这块料不是，大部分是黑白混杂，不黑不白，呈现灰色。可贵的是，此料有一处特别的洁白细腻，纯然无杂。杨曦便将它雕成一只青蛙。其余则是荷叶。青花荷叶，衬托着洁白的青蛙，令后者更加莹润可爱。荷叶的设计，非常生动舒展。这样的作品，对爱玉爱香的人来说，自然一见倾心。

另一件《秋声》，则是一块黄皮黄沁的和田籽料。料欠纯净，多棉，且有僵。杨曦将它雕成一片秋叶，枯了，黄了，叶子的边缘破裂了、缺损了。但是，它依然是一片美丽的叶子。叶脉飘逸，色泽金黄。它是秋的颜色，深沉的颜色，既可随身携带，又可置之案头。

段镇同志的病逝我是很难接受的。

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就相识了。他在地下党创办的《新少年报》，我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少年剧团。1949年以后，我们又同在上海共青团委属下做少年儿童的组织教育工作。我们是近70年的战友同志加兄弟。

同时，我们也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，他被错划为右派，而我被诬为右倾。同样下乡劳动，又到钢铁厂搬过废铁残钢。

所幸，我们第二次获得“解放”，我没有离开原岗位，仍编儿童刊物，而段镇从钢铁厂下来还无方向。当时，他曾给市教育局长投过请战书，说：“我是一块被丢弃在角落里的煤，已经闷了二十年，现在还能发光和热……请把我闷了二十年的火燃烧起来，发挥自己的作用吧……”

果然，段镇在他以后数十年的少先队教育工作中，创造性地探索，创建了“自动化”“雏鹰争章”活动，又首创撰写了《少先队学》理论专著，为全国少先队理论建设及活动创新，起到了示范作用。

我为了儿童文学创作，多少年来，参加他少先队的创新活动去体验生

活，都得到很大的收获。每次我都记下心得体会。

“自动化”队活动缘于段镇在学校蹲点时，发现有个班级的辅导员，因事不在，班级的中队长却自动召开了中队会，完成了议案。他在虹三中心小学受到了孩子们主观能动性

的启发又编了四句口号：“自己的事自己做，自己的同志自己帮……”在段镇和校辅导员沈功铃的组织下，“火箭飞上天”的“自动化”队活动在全校举行了。从此，自强、自信、自立的“自动化”队活动，传播全国。

“雏鹰争章”又是在全国开花的队活动。段镇结合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教育中的生活、学习、社会活动给少先队员定下了行为规范。因为他把今天少先队员的成长，看成将来的雄鹰。所以他认为对幼小雏鹰一定要加大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能力的培养。要求少先队员从进学校开始，就要自觉地按学校历年各年级选定了的行为指标，事事争取达标，事事都发给鼓励奖章，让大家争着把奖章挂起来……“雏鹰争章”队活动交流会是在浦东新区乡村小学进行的，得到当时团中央书记的赞赏，从而推向全国。

段镇同志家境贫寒，进过教养院，读书很少，他在夜校教师祝敏培养下，16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，又介绍到《新少年报》工作。解放后，他在少先队教育工作

被埋二十年的“煤”

孙毅

活，都得到很大的收获。每次我都记下心得体会。

“自动化”队活动缘于段镇在学校蹲点时，发现有个班级的辅导员，因事不在，班级的中队长却自动召开了中队会，完成了议案。他在虹三中心小学受到了孩子们主观能动性

的启发又编了四句口号：“自己的事自己做，自己的同志自己帮……”在段镇和校辅导员沈功铃的组织下，“火箭飞上天”的“自动化”队活动在全校举行了。从此，自强、自信、自立的“自动化”队活动，传播全国。

“雏鹰争章”又是在全国开花的队活动。段镇结合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教育中的生活、学习、社

会活动给少先队员定下了行为规范。因为他把今天少先队员的成长，看成将来的雄鹰。所以他认为对幼小雏鹰一定要加大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能力的培养。要求少先队员从进学校开始，就要自觉地按学校历年各年级选定了的行为指标，事事争取达标，事事都发给鼓励奖章，让大家争着把奖章挂起来……“雏鹰争章”队活动交流会是在浦东新区乡村小学进行的，得到当时团中央书记的赞赏，从而推向全国。

段镇同志家境贫寒，进过教养院，读书很少，他在夜校教师祝敏培养下，16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，又介绍到《新少年报》工作。解放后，他在少先队教育工作

会活动给少先队员定下了行为规范。因为他把今天少先队员的成长，看成将来的雄鹰。所以他认为对幼小雏鹰一定要加大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能力的培养。要求少先队员从进学校开始，就要自觉地按学校历年各年级选定了的行为指标，事事争取达标，事事都发给鼓励奖章，让大家争着把奖章挂起来……“雏鹰争章”队活动交流会是在浦东新区乡村小学进行的，得到当时团中央书记的赞赏，从而推向全国。

段镇同志家境贫寒，进过教养院，读书很少，他在夜校教师祝敏培养下，16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，又介绍到《新少年报》工作。解放后，他在少先队教育工作



渐彼时人识姓名



乐世闲身岂易求

周建国 篆刻

水仙花的香气，清、淡、绵，闻之令人沉静。这样的花香，清爽得像是被洗过似的，有清冽感、透明状。是藏在深山里的小溪，底下大小卵石，历历可数；游鱼蝌蚪，清晰可见；是雪后大地，银装素裹，纤尘不染，宁静安详。

虽有香气，但不张扬，不显摆，淡淡的、细细的一缕，隐隐约约，若有若无，风轻云淡，是幽室里的芝兰之香，似是蔓生在田间地头的野菜之香。若是有意要闻这样的花香，一种是缩短距离，将鼻子凑近花朵猛嗅，方可闻到。然而油光光的鼻子凑着洁白的花瓣、一股股浑浊的气息扑在金黄色蕊上，不仅不雅，似乎还是一种非礼。一种是关闭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摒弃飞黄腾达的念想，忘掉股市红红绿绿的闪烁，然后默默而坐，等到躁动的心化为一泓深潭，一片白云，便有一缕清爽的、淡淡的花香，不急不躁，徐徐而来。仿佛一位高士，走出深山野林，幽篁僻室，慢慢地一路踱来，与你来促膝交谈。

这样的花香，猛然闻之，不仅让人一时有了醍醐灌顶，神清气爽之感，更有一种绵绵的力量，渗透心中，萦绕不息，替你扫除心中的浮尘，按捺住骚动的欲望，并且长留在记忆中。到时候望着凋零的残花，依然会闻到那一缕清淡而绵绵的花香。

这样的花香，源之于一个季节吧。避开一个百花争艳，绿意盎然，色彩斑斓的季节，甘愿没有鸟的婉转动听的歌唱，蝴蝶蜜蜂的翩翩起舞；没有暖阳的抚摸，软风的吹拂，细雨的滋润，却常常遇到天低云暗、朔风呼啸，滴水成冰，万木萧条。如此，方能有这一缕的雅致的幽香吧。有诗曰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水仙花香，何尝不是一“磨砺出”、“苦寒来”？

说到梅，水仙与之相比，盛花期间，只需一盆一钵，一勺清水，几块小石，简简单单，清清爽爽。水仙花的香气，更是缘于这一份淡泊吧。

水仙花香起，蓬蓬生辉，杂念顿消，心境清幽。

中，实践出真知。他在晚年完成60万字的专著。他离而不休，继续钻研，一面写作一面带研究生，仍在传帮带，使少先队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。他的成功是在于实践出真知，下基层去找问题。

段镇同志是我国少先队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，他的少先队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理论，是几十年来上海及全国少先队教育和活动实践的研究结晶，他的思路和建议影响着近年来全国少先队工作的重要决策，他的书和文章培训过大批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，他本人的才德人品在少先队界得到很高的赞誉。

最后我以诗来悼念我的好兄弟、好战友——“他是一块煤，20年灰里埋，清风一阵吹，烈火冲破天。”

我心里一直在幻想，能还给阿段20年青春该多好啊……

惊地问：8英镑能到达酒店吗？司机说maybe（可能吧）。

啊呀，要是钱不够，我可怎么办呀？！我哭丧着脸跟司机解释：我错过了旅游团集合的

伦敦的出租车师傅

胡燕华

时间，所以现在只能自己打车回酒店。但是我身上只剩下8英镑多了。要不，就在8英镑的地方，让我下车走回去吧。

司机笑着对我说“never mind”（别担心）。然后一路上和我断断续续聊了会儿。看来

别喷我套用伟人的文章题目，却用于一个甚是世俗的议题。其实，作为人生最为重要的四事（衣食住行），衣服可是居首。而且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人类文明的进步，是以服装为标志的，故对此有些想法，实属正常。

穿衣的前一步，当然是买衣，实在不理解现在的服装市场的行为，一件普通的衣服，动辄好几千，而且用料愈少，价钱反而愈贵。常说“女人总少一件要穿的衣服，男人总有一件可穿的衣服”。笔者大约是后者的极品，故我买衣服的原则，只要穿着舒适、合适，不影响观众，是越便宜越好。再好再“挺括”的衣服，从来没有要穿的欲望。有两事可博大家一笑。若干年前，是在深秋，笔者在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买书，出店门后，凉风吹来，对于只穿着衬衣的我来说颇有寒意，恰好有家马路小摊正在抛卖茄克，高声嚷嚷“十五块一件”。穿上大小正合适，以后还特爱此衣。有次外出考察，同行者不是银行行长，便是证券公司老总，一群大老爷们居然在酒席谈起服装的各种名牌，这可是我的知识盲点。喝酒之时居然插不上话题，甚是郁闷。于是便问大家可知我身上这件茄克是什么名牌？最后又自揭谜底道我这件衣服十五块。众人哑然，均明白了我的嘲讽之意。又有一次在马路摊上见到有衬衣在卖，外观甚佳，价格低到让人不信，便买了四件。回家后，平时从不干预我穿衣的那一位，听说了价格，坚决不同意穿，说穿这种衬衫坍的是她的台。但刚买的东西就扔也太暴殄天物了。最后达成协议，以后外出不在上海穿，且穿后即扔。后在外地开会时，有位同行问及此衣何价？让其猜时，这位老姐“遇货加钱”的世故程度也太高了，居然开口就是一千三，后又一百一十地降，旁边有人不耐烦了，开口道“十三块”，“十三块，再加七块”，“噢，二十块一件”，“不，二十块买四件”。是的，这衬衣五块一件。曾见报道，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时，美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方人员，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美元一件的衬衣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当时就笑对人说，可惜代表团中没有我，不然我可以证明，国内买的衬衣价格更低，不存在倾销。

当然，穿衣不在乎价格低廉，不等于可以随便，何时何等场合，见何人该穿什么，还是有礼仪要求的。那个简称APEC的会议，因为是非正式的，故每次每个领导人均穿一件休闲的服装扮“全家福”来体现这一点。但是决不会穿这件衣服去人大或国会作演讲。同样，教员不是演员，上讲坛不能穿得太花哨，不然影响听课者的注意力。有个毕业生曾告诉我，她去外资银行报到的第一天就遭到主管的斥责，因其穿的是短裙，主管要她第二天穿的裙子要过膝，“因为我这里是银行不是夜总会”，可见，庄敬自重是对一切人的要求。譬如正式的公共场合上，是不允许穿背心（包括公交地铁、店堂会所），而无袖无领的衣服便是背心，没有“时装背心”便可以宽容的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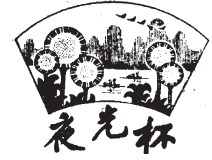
笔者有位大学同班同组的同学，自1982年毕业后再次见面，只是从各种媒体上知其

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社会科学博士，并担任该院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，曾做过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，“央视论坛”评论员等。称得上风生水起。曾在公共场合说自己穿的衬衫“就没有一件是万元以下的”。现在因多重间谍罪被判重刑，想来只能囚衣度日了，思之徘徊。

这让我突然意识到了，不论我们是白皮肤还是黄皮肤；讲的是英语还是中文；身份是司机还是游客，我们的本质都是“人”，我们的相互行为都遵从着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就如同上海人对来自国外的游客的热情和关怀一样，西方社会也有对东方人表示友好的老百姓。

拾金不昧的好人就在我们的身边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我乘出租车



夜光杯